



(古希腊) 柏拉图○著 李飞 李景辉○译

理想国

最新
精译本

西方哲学追本溯源之作 公认的哲学大全
阐述正义、平等、民主、博爱之邦的构建思路
有社会理想之公民必读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著 李飞 李景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国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李飞 李景辉译.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609-8038-6

I . 理… II . ①柏… ②李… ③李… III . 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8037号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李飞 李景辉 译

责任编辑：石 薇

封面设计：黑米粒工作室

责任校对：孙 倩

责任监印：熊庆玉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 81321916 (010) 84531149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

字 数：320千字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序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西方哲学界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

柏拉图出身于贵族家庭，出生时雅典城邦正处于衰落时期，瘟疫流行。伯里克利染疾死后，西方群龙无首，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危机四伏。他青年时师从苏格拉底。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判死刑，柏拉图对当时的政体完全失望，于是开始遍游南意大利、西西里岛、埃及、昔兰尼等地以寻求知识，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柏拉图活动失败，逃回雅典，在雅典城外西北郊的圣城阿卡德米创立了自己的学校——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除了受导师苏格拉底的影响外，柏拉图的思想也深受荷马的影响，此外，他还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和谐”概念，巴门尼德提出的联结所有事物的理论也可能影响了柏拉图对于灵魂概念的理解。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伊壁鸠鲁篇》、《泰阿泰德篇》、《高尔吉亚篇》、《智者篇》、《理想国》、《法律篇》等，而其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中。

《理想国》是一部震古烁今的不朽经典，是对话式问答体裁的哲学杰作。它采用对话的方式，体现了思辨的逻辑和作者关于政治的伟大抱负。文中记述的主要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的对话，共分为10卷，其篇幅仅次于《法律篇》。它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问题，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如果亚里士多德的学问是分科性的，那么柏拉图的学问就是综合性的。对于正义问题的探讨贯穿了全书，书中一直以某种方式，从各个角度来谈论正义，可以说《理想国》就是一部正义论。

柏拉图将正义分为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他在《理想国》中指出，

国家的正义就是国家的三个阶层各守其职、各安本分——统治者靠智慧治理国家，守卫者凭勇敢保卫疆土，被统治者以节制做好生产——从而使城邦处于秩序之中。每个人按照天性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而且这是唯一的工作，不得任意改变。正义就存在于这种社会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中——每一个人都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且不应干涉其他成员的工作。关于个人的正义，柏拉图认为，人都具有理性和欲望，理性可以理解为智慧和知识，当理性支配激情和欲望时，后两者则表现为勇敢和节制，这些品格也就是人所应该具有的美德。个人的正义就是个人心中的这些品格各尽其职、各安其分——知识统率心灵，勇敢保护心灵，节制约束欲望而为心灵提供基本需要——三部分协调配合，使心灵处于和谐之中。

此外，柏拉图在讨论正义的城邦时列举了四种城邦政体形式。而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的城邦危机，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给人类带来幸福。在他的眼中，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所以只有在这种贤哲统治下的城邦的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也只有以哲学家为统治者的城邦才是最理想的城邦。

对于《理想国》的评价那是见仁见智的事情，虽是描述了一个乌托邦，但其中包含的教育思想、政治统治思想、优生思想等，都是一笔笔丰富的遗产。就如柏拉图的那句名言——“思想永远是宇宙的统治者”，《理想国》是人们的必读之书。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二卷	37
第三卷	67
第四卷	103
第五卷	135
第六卷	171
第七卷	201
第八卷	229
第九卷	259
第十卷	285
后 记	313

第一卷

对话的人物

苏格拉底（讲述者）

格劳孔

阿德曼托斯

玻勒马霍斯

克法洛斯

色拉叙马霍斯

克勒托丰

其他旁听者

故事发生在位于比雷埃夫斯港的克法洛斯家里，有关苏格拉底的整个对话在之后的《蒂迈欧》、《克拉底鲁》、《柯里西亚斯》^①等篇章中都有所讲述，以及在《蒂迈欧》篇中描述了一个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的不知名的小人物。

昨天，我和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一起去了比雷埃夫斯港，参加向女神（色雷斯地方的猎神朋迪斯）献祭的活动，另一方面我也想看看他们是用何种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的，这个节日在那里尚属于新事物。我很高兴当地居民庆祝节日的效果不错，但是相比色雷斯人也没有什么更出色的地方。当我们做完献祭，看完表演，我们就开始返回城市。正在这时候，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了我们，就命令他的仆人跑过来挽留我们等他。

仆人从后面拉住我的披风说：玻勒马霍斯请你们等一下。

我转过头来说：你的主人在哪里？

仆人说：在那儿，马上就到，只要您稍等一下。

格劳孔说：当然可以。

不一会儿玻勒马霍斯赶到了，和他一起来的有格劳孔的弟弟阿德曼托斯，尼客阿斯的儿子尼客拉托斯，还有几个刚看过表演的人。

玻勒马霍斯：苏格拉底，我想您和您的同伴正在回家的路上吧。

苏格拉底：你猜得不错。

玻勒马霍斯（开玩笑地说）：难道您没有看到我们来了多少人吗？

① 柏拉图著。

苏格拉底：当然看到了。

玻勒马霍斯：您比这些人强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请您留在这里吧。

苏格拉底：我估计你们不愿意，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劝说你们让我们回去。

玻勒马霍斯：您能说服我们吗？如果我们拒绝听您的话呢？

格劳孔：当然不能说服你们了。

玻勒马霍斯：您应该确信我们是不会听的，您说服不了我们。

阿德曼托斯（接着说）：难道没有人告诉您为了庆祝神祭晚上将举办火炬赛马吗？

苏格拉底：是骑在马上吗？那太新鲜了！骑马者会在接力中把火炬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吧？

玻勒马霍斯：是啊，还不止这些呢，晚上还有庆祝会，值得一看。我们吃过饭逛逛街就去看这个表演，那里会有很多年轻人聚集，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别走了，就这么定了吧。

格劳孔：只要你坚持，我们肯定就会留下来。

苏格拉底：好的。

于是，我们就和玻勒马霍斯来到他的家中。在那里我们看到他的兄弟吕西阿斯和欧若得摩，还有卡克冬人色拉叙马霍斯、派尼亚人哈曼提得斯、阿里斯托纽摩斯的儿子克勒托丰，还有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我很久没见到他了，他看上去显得很苍老。他坐在带靠垫的椅子上，头上还戴着花环，因为他刚从神庙回来。在房间的四周还摆放着一些椅子，我们挨着他坐下来。

克法洛斯（看我一眼）：苏格拉底，你应该经常来看我的，可是你没有。如果我还能够去看你，我就不会让你来看我。但是，以我现在的年龄是到不了你的城市了。因此，你应该经常来比雷埃夫斯港看我。随着对身体享乐要求的减退，聊天对我来说有着越来越大的魅力。不要拒绝我的要求，把这里当成你的家一样，和这些年轻人交朋友。我们是老朋友，你和我们在一起会感到舒服的。

苏格拉底：克法洛斯，和你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谈话是我很愿意做的事情。我把你们当成经历漫长人生旅程的老过客，不久我也将踏上这条路，我应该向你们请教这条路是平坦的还是崎岖坎坷的。克法洛斯，你的年龄已经到了诗人所说的“老年之门”阶段，您认为您的晚年是怎么样的呀？

克法洛斯：苏格拉底，我这就告诉你我真实的感受。我们几个年龄相当的人经常在一起，正像俗话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家一见面就抱怨，想起年轻时的种种吃喝玩乐，那是段美好的时光，但是现在一去不复返了。有的人抱怨受到亲友的疏远，他们感到悲伤，并把这些归咎于年老。苏格拉底，但是对我来说这些抱怨看起来不应该归咎于年龄。如果年龄是原因的话，那么我自己以及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应该更悲伤，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些人的感觉并非如此。就拿诗人索福克勒斯^①来说吧，有一次有人问他：“索福克勒斯，你现在的感情怎么样了，这么大年纪还和以前一样吗？”他说：“庆幸的是我已经从你所说的那件事中逃出来了，我就像从一个又疯又狠的奴隶主手中挣脱似的。”他的话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我越来越觉得他有道理。上了年纪的确使人心平气和，到了清心寡欲的境界就像索福克勒斯所说的从疯狂的奴隶主手里逃出来获得自由似的。苏格拉底，上面所说的种种痛苦，包括对亲友的不满都应归结于人的性格，而不是年老。如果他们是大大方方、心平气和的，就不会感到年老的压力。否则，年轻也免不了生活的烦恼。

我听了克法洛斯的话颇感敬佩。因为想让他接着谈，所以我故意激怒他。

我说：是的，亲爱的克法洛斯，我想一般人是不会信服你说的话的。他们会认为，年老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并不是因为你的性格，而是因为你有钱。有钱当然会更舒服。

克法洛斯：你说得对，他们不相信我自然有他们的道理。不过，他们说得太过了。我可以像色弥斯托克勒^②回答塞里福斯人一样回答他们。塞里福斯人讥讽色弥斯托克勒，说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功绩，而是因为他是雅典人。他们说：“如果让你成为塞里福斯人或者让我成为雅典人，那么我们都不会成功。”对于那些叹老嗟贫的人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回答。一个好人同时忍受贫穷和年老很不容易，一个坏人虽然有钱，但是到了老年也是得不到平静的。

苏格拉底：克法洛斯，你大半的财产是靠你继承得来的，还是靠你自己赚来的？

克法洛斯：继承！你知道我有多少财产是继承的吗？苏格拉底，就赚钱的能力来说，我介于我父亲和祖父之间。我的祖父克法洛斯，继承的财产和我现

①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06年），希腊的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② 色弥斯托克勒（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49年），雅典著名的政治家。

在拥有的一样多，但是经他的手却翻了好几倍。而我的父亲吕萨略斯把这份财产减少到比现在还少。只要我留给晚辈的财产不比现在少或者能比现在多一点我就满足了。

苏格拉底：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你对待钱财的态度和他人不一样。没有亲手挣钱的人往往不贪财，亲手挣钱的人才会不满足。就像诗人爱自己的诗作，父母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单是因为钱对于他们来说有用，更重要的是因为钱是他们的财产。这种人不足以与他们为伍。他们除了赞美钱财以外，什么也不会谈论。

克法洛斯：确实是这样啊。

苏格拉底：真的，我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您觉得拥有了万贯家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克法洛斯：有一个好处，估计很多人不会相信。苏格拉底，让我来告诉你，当一个人想到自己要死的时候，恐惧会充满他的思想，这是他不曾遇到过的。关于地狱的种种传说，以及在阳世作恶到地狱要受报应的事，以前都当做无稽之谈，现在想起来开始感到不安，害怕这些说不定是真的呢。不管是因年老体弱，还是想到自己将进入另一个世界，他们对这些事情都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怀疑和惊恐缠绕着他们。他们开始反思有没有在什么方面对别人做过坏事。如果他发现自己做了很多坏事，很多时候他就会像小孩一样从梦中吓醒，充满恐惧。但对于一个问心无愧的人来说，就像品达^①所说的——

正义与忠诚之人，光明永远伴随着他，指引着心灵。

他的话形容得很好！我并不是说对于每个人，只是对于那些通情达理的人，钱财的好处就在于使他用不着存心作假或不得已而骗人。当他要到地狱去的时候，他也就用不着因为亏欠了神的祭品或人的债务而惧怕了。就我认为，对于一个心平气和的人来说，与有钱带来的许多好处相比，我上面所讲到的好处才是最大的好处。

苏格拉底：说得好，克法洛斯。那么什么是正义呢？难道仅仅是有话实说、有债偿还吗？难道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吗？譬如一个朋友头脑清醒的时候将武器交给了我，可是当他头脑不清的时候他却向我要回武器，难道我应该给他吗？没有

^① 品达（公元前552—公元前442年），希腊著名的抒情诗人之一。

|理想国

一个人会认为我应该还给他，他们认为也不应该将事实真相告诉那个人。

克法洛斯：你说得对极了。

苏格拉底：那么有话实说和有债偿还不完全是正义的定义了吧。

玻勒马霍斯（插话）：非常正确，苏格拉底，如果我们相信西蒙尼德^①的话。

克法洛斯：我想我现在要走了，我应该去看护祭祀了。我把这个争论交给玻勒马霍斯和你们这些人了。

苏格拉底：那么玻勒马霍斯就是您的接班人了吗？

克法洛斯（一边说着一边满脸笑容地去祭祀了）：那当然了。

苏格拉底：那么，辩论的接班人，你认为西蒙尼德所说的正义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玻勒马霍斯：他说的欠债还钱就是正义，我也这么认为。

苏格拉底：我不应该随随便便怀疑像西蒙尼德这样大智慧的人物。但是，他说的到底什么意思也许你懂，我却不一定懂啊。他所说的意思显然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我应该把武器还给那个头脑不清醒的人吗？尽管代管的东西的确是一种债。

玻勒马霍斯：对啊。

苏格拉底：当原主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还是应该毫无疑问地将物品还给他吗？

玻勒马霍斯：当然不是了。

苏格拉底：如此看来，西蒙尼德所说的“欠债还钱是正义的”这句话是另有所指了？

玻勒马霍斯：当然，因为他始终认为朋友之间应该友好相处、与人为善，而不能有任何的嫌隙。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如果借贷双方是朋友，一方将借来的钱还给另一方的话，就会伤害另一方的情感，这就不算是还债了。你认为西蒙尼德是想表达这种意思吗？

玻勒马霍斯：是的。

^① 西蒙尼德（公元前556—公元前467年），希腊著名的抒情诗人之一。

苏格拉底：那么，敌人也不应该收取我们欠他们的钱吗？

玻勒马霍斯：不，他们应该会接受的，因为我认为欠敌人的债是一种恶。我想，这也是西蒙尼德想要表达的意思。

苏格拉底：西蒙尼德和其他的诗人一样，对于正义的属性没能很清晰地描述出来，因为他真实的想法是，正义就是给每一个人恰如其分的报答。这就是他所谓的“债务”。

玻勒马霍斯：这肯定是他想表达的意思吗？

苏格拉底：天啊！如果我问他医术给予人什么，你认为他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玻勒马霍斯：他肯定这样回答——医术将药品、食物和饮料给了人的身体。

苏格拉底：烹饪带来了什么，它给这种报答以什么东西呢？

玻勒马霍斯：当然是将美味给了食物。

苏格拉底：正义给谁带来了恰如其分的报答呢？这种报答又是什么呢？

玻勒马霍斯：苏格拉底，如果根据之前的分析思路，我想，正义就是将善给予朋友，将恶还给敌人的一门艺术。

苏格拉底：这就是西蒙尼德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

玻勒马霍斯：我认为是的。

苏格拉底：在生病的情况下，谁能给朋友带来善，又能把恶给予自己的敌人呢？

玻勒马霍斯：医生呀！

苏格拉底：航海过程中遇到狂风巨浪的时候呢？

玻勒马霍斯：掌舵者。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正义之人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才会给敌人致命一击，而对自己的朋友最有利呢？

玻勒马霍斯：与朋友联盟去攻击敌人的时候。

苏格拉底：我亲爱的朋友，玻勒马霍斯呀！身体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不航海的时候是不需要舵手的。

玻勒马霍斯：嗯，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在和平时期，正义也是无用的。

玻勒马霍斯：对于你的这种说法，我很不赞同。

苏格拉底：那你认为无论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是需要正义的了？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就像耕种是为了收获庄稼一样吗？

玻勒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或者像制鞋是为了有鞋穿一样，你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玻勒马霍斯：嗯，是的。

苏格拉底：在和平时期，正义的用途是什么？拥有正义可以得到什么权力呢？

玻勒马霍斯：苏格拉底，正义可以用在签订契约这类事情上。

苏格拉底：你所谓的契约是指伙伴关系吗？

玻勒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在下棋的时候，是一个正义的人还是一个棋艺高超的人，可以作为最好的和最有用的伙伴呢？

玻勒马霍斯：当然是棋艺高超的人了。

苏格拉底：在砌砖盖瓦的事情上，正义之人难道要比一个建筑者更加适合做一个有用且好的伙伴吗？

玻勒马霍斯：不，完全相反。

苏格拉底：在演奏音乐的时候，一个琴师肯定要比一个正义之人更加适合做这项工作。那么，与琴师相比，你认为一个正义之人在什么方面会是一个好且有用的伙伴呢？

玻勒马霍斯：我想是在金钱关系上。

苏格拉底：是的，玻勒马霍斯，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恐怕在怎样使用金钱上事情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当你想要买或者卖一匹马的时候，你不会希望正义者成为你的伙伴，你更情愿去咨询一个马贩子，不是吗？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当你想要买一艘船的时候，造船者或者舵手不是更好的伙伴吗？

玻勒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时，正义者才会是最佳合作伙伴的人选呢？

玻勒马霍斯：当你想要妥善安全地保管金钱的时候。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储蓄当前不需要的金钱的时候？

玻勒马霍斯：是的，我正是这个意思。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当钱无用的时候，正义才会有用武之地吗？

玻勒马霍斯：是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苏格拉底：当你想将修枝剪妥善保管起来的时候，无论是对公众还是个人来说，此时的正义是完全有用的，但是，当你想使用它的时候，花匠的技艺就会更加有用。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当你不使用琴弦或者盾牌，想要保管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认为正义是最好的伙伴；而当你想要使用它们的时候，战士或者音乐家才会是你的最好伙伴，不是吗？

玻勒马霍斯：当然。

苏格拉底：对于其他的东西来说，道理也是如此吧。当不需要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正义就是最佳选择，而当这些东西有用处的时候，却不需要正义了。

玻勒马霍斯：这就是推理所得的结果。

苏格拉底：那么，对许多东西来说，正义也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但是，还是让我们进一步地探讨这个问题吧。无论是使用拳头还是其他的武器，最善于攻击别人的人，是不是也最善于防守？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善于预防和躲避疾病的人，也是最容易制造疾病的人吗？

玻勒马霍斯：嗯，是的。

苏格拉底：善于防守阵地的战士，也最善于偷袭敌军吗？

玻勒马霍斯：当然。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最善于保管任何东西的人，也会是一个偷技高超的贼了？

玻勒马霍斯：我认为这是推理所得到的必然结果。

苏格拉底：那么，正义之人是最善于保管金钱的，他也是最擅长偷钱的吧？

玻勒马霍斯：按照辩论所得的结果来分析的话，是可以这样认为。

苏格拉底：所以，到最后，所有的正义之人都变成小偷了。想必你是从荷

马^①那里学到的这种道理，因为荷马很钦佩奥德修斯^②的外公奥托吕克斯，说他是“所有人中最擅长偷盗和背信弃义之人”，所以，你和荷马以及西蒙尼德才会相信正义也是一种偷窃，然而却夸赞这种正义“是对朋友的善，对敌人的恶”——这不是你当时所说的意思吗？

玻勒马霍斯：不，当然不是，现在我已经糊涂了，不知道我当时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依然坚信正义是以善报友，而以恶回报敌人。

苏格拉底：那好，让我问你另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朋友和敌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和敌人，还是仅仅看上去就是那么一回事而已？

玻勒马霍斯：当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和敌人。一个人会希望和自己认为不错的人做朋友，而痛恨自己认为邪恶的人。

苏格拉底：是的，但是人们不是经常辨认不清善和恶吗？一个人看上去像一个好人，但是内心却极坏；看上去像坏人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坏人，不是吗？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有可能将邪恶之人当做自己的朋友，而将好人当做自己的敌人，不是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难道不是给予真正的敌人好处，而对应成为自己朋友的好人报以邪恶吗？

玻勒马霍斯：很有可能这样。

苏格拉底：但是，好人都是正义的，是不会干任何一件不正义之事的。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但是根据你的意思，伤害正义之人倒是正义的了。

玻勒马霍斯：不！苏格拉底，你要是这么说，可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种说法可是极不道德的。

苏格拉底：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正义之人行正义之事，对不正义之人要进行惩罚。

玻勒马霍斯：我更喜欢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但是，让我们看看这种做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吧。那些看不到人心本质的人，会将真正的敌人——理应受到敌视的人——当做自己的朋

① 荷马，生于公元前873年，古希腊的盲诗人。代表作有《伊利亚特》、《奥德赛》。

② 《奥德赛》中的主人公，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之一。

友，而将那些理应给予正义待遇的好人当做自己的敌人。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刚好与西蒙尼德的意思相反。

玻勒马霍斯：是的，我们必须把这种错误纠正过来，这恐怕是因为我们没能把“朋友”和“敌人”的概念界定清楚。

苏格拉底：什么错误，玻勒马霍斯？

玻勒马霍斯：我们当时将看上去是心地善良的人或者被认为是好人的人赋予了“朋友”的属性。

苏格拉底：我们怎样纠正这个错误呢？

玻勒马霍斯：我们应该认为“朋友”不仅看上去是好人，而且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而看上去很好，但实质并不是一个好人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朋友。对于“敌人”来说，也是这个道理。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好人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而真正的坏人应该是我们的敌人。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之前说“正义就是以善报友，以恶报敌”，现在看来，这句话说得有点过于简单了，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补充，即“当我们的朋友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人时，我们应该以善报之；当我们的敌人是真正的坏人时，我们应该以恶报之”。

玻勒马霍斯：是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定义了。

苏格拉底：但是，一个正义的人应该不伤害任何一个人吗？

玻勒马霍斯：毫无疑问，他可以去伤害那些敌人和软弱之人。

苏格拉底：对于一匹受伤的马，它会渐渐痊愈还是伤情会恶化呢？

玻勒马霍斯：后者。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恶化是发生在具有优良品质的马身上，而不是在一只狗身上。

玻勒马霍斯：是的，肯定是在马的身体内发生。

苏格拉底：如果一只优良品种的狗受了伤害，发生恶化的不可能是马了？

玻勒马霍斯：当然。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受到伤害的人，他所具有的人性美德就会遭到恶化。

玻勒马霍斯：是的。